蒙古包天窗　欣荣　摄

小短说篇

山脚的毡房（节选）

□阿尼苏

草原上的秋雨，使下午和黄昏界限不明。

阿木古郎回到家后，自言自语：“走了两个钟头。”额吉问：“是不是去巴德玛家了？”阿木古郎的脸一下子红了。他从帆布包内取出砖茶、粗盐和白糖，放在木桌上，说：“额吉，等冬天的初雪没下来前，我再去一趟巴镇，到时给您定制的棉袍子也该做好了。”额吉说：“不要总想着给我买，倒是你自己从头到脚该换一身新衣服了，哪个姑娘喜欢穿旧袍子的小伙子呢？”

额吉还想进一步说，可那头却传来儿子均匀的鼾声。

第二天是个晴天，一大早太阳就照亮了西日嘎草原。阿木古郎开始清理羊圈。村里的一个婶婶从木栅栏外面喊：“阿木古郎，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我们等着吃喜糖呢。”

阿木古郎突然想起什么，走进房间，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个装满奶糖的塑料袋。几天前，他去打草时，路过巴德玛家的毡房，听到呼斯楞正向他的额吉巴德玛要奶糖，而他的额吉要照料十几头牛和几十只羊，根本没有时间去巴镇买奶糖。阿木古郎到巴镇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奶糖。

阿木古郎想把奶糖送过去，他昨天没有勇气，今天依旧不敢过去。他把奶糖重新放进帆布包，继续到羊圈干活儿。

阿木古郎第一次去巴德玛家是在今年的春夏之交。那天早晨，他还没来得及放羊，看到牧民乌力吉手拿电推子正往东走。阿木古郎问：“乌力吉大哥这是去哪啊？”乌力吉停下脚步说：“去巴德玛家剪羊毛……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乌力吉是个热心肠，谁家需要帮忙，总有他的身影。阿木古郎心里除了隐秘的愉悦以外，还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两个人来到巴德玛家的羊圈时，巴德玛正压住一只羊，满头大汗地摆弄着电推子。乌力吉推开木栅栏的门，说：“巴德玛，你回毡房给我们煮奶茶吧。”巴德玛气喘吁吁地站起身，说：“幸亏你们来了，不然我得忙上好几天呢。”巴德玛低头走出羊圈时，和阿木古郎撞了个满怀……

乌力吉笑着问：“弟弟，是不是有想法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把阿木古郎弄得满脸通红。乌力吉接着很认真地说：“巴德玛才30多岁，丈夫就永远离开了，她独自一人撑起整个家，不容易啊。”

两人干了一上午，不仅剪完了几十只羊的绒毛，还收好了羊绒。他们在巴德玛家吃午饭时，阿木古郎的眼睛始终游离在蒙古包“哈那”上贴的奖状。只有乌力吉和巴德玛在说话。乌力吉说：“呼斯楞的学习成绩可真好啊，将来肯定是个大学生，不像我儿子，成天嚷嚷着要从巴镇回来，跟我一起放牧。”巴德玛说：“现在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乌力吉问：“呼斯楞还在自己走读吗？”巴德玛说：“是啊，我脱不开身。”乌力吉说：“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不过你没有想过在村里盖个新房吗？你家的毡房离村子还是远了点。”巴德玛说：“也想过，但是这边放牧更方便些……”

阿木古郎把巴德玛的话记在了心里。两人顶着烈日，从山脚的牧场回村时，阿古木郎心里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他向巴德玛表白，如果幸运的话，跟她生活在一起，他负责放牧，巴德玛和额吉操持家务，他还要教呼斯楞骑马……想着想着，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整个夏天，还有未结束的秋天，阿木古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却再没有去过巴德玛家。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骑上黄骠马来到山脚的牧场打转。

阿木古郎初中毕业那年，阿爸因病离世，为了照顾额吉，他回到牧区。那年他17岁，时光一晃而过，他在西日嘎草原上放牧10年，已成为一个强壮的汉子。

……

阿木古郎家后面有一座小山，早晨他经常爬上山顶，向东望去。在朝阳下，呼斯楞背着书包，沿着土路向学校走去，那个样子就像一头欢快的小牛犊。有时呼斯楞会停下脚步向山顶望过来。

冷雨又下了两场，接着天气骤冷。在西日嘎草原上，初冬的到来，会给人步入严冬的错觉。村民们早已准备好干牛粪。阿木古郎心里担心，漫长的冬季，巴德玛家的牛粪够不够烧呢？这时乌力吉找到他，说：“弟弟，我家有多余的干牛粪，我们给巴德玛送过去吧。”阿木古郎赶紧说：“我家的干牛粪也很多，我在凹地里堆的干牛粪根本用不上，一并送过去吧。”乌力吉嘿嘿直笑。

拖拉机开到凹地边，乌力吉看着高高堆起的干牛粪，惊讶地说：“得再走一趟。”

他们干完活儿，坐在巴德玛家的毡房里喝茶，乌力吉笑着说：“阿木古郎秋天没干别的，就准备干牛粪来着。”巴德玛抿嘴笑起来，面颊绯红。阿木古郎更是羞得不敢抬头。乌力吉拍打着阿木古郎的手臂，说：“我这弟弟是个实在人，谁嫁给他谁享福。”巴德玛说：“你们都是好人，以后我给阿木古郎介绍个好姑娘。”

回家的路上，阿木古郎有些闷闷不乐。

……

阿木古郎把买好的物品和新袍子装入帆布袋，摸到了那包奶糖，他叹口气，背上包走出了巴镇。他的舅舅住在挨着巴镇的小村里。每次来巴镇，他会把黄骠马拴在舅舅家的院子里。这次与往常不同，他的心情很是低落。午后，天下起雪来，雪粒很大，看样子是要下大雪，但阿木古郎没在舅舅家停留，直接骑上马走了。

雪越下越大，阿木古郎回村时，大地一片苍茫。天很快就暗下来，在雪光的折射下，视线既模糊又清晰。晚上，阿木古郎在灯下跟额吉一起听收音机，突然传来大铁门被推开的声音。巴德玛冒着风雪跑过来，着急地说：“呼斯楞不见了！”阿木古郎问：“是不是去同学家了？”巴德玛喘着粗气说：“整个村子都跑遍了，没有找到，派出所的警察和几个村民也正帮着找呢……他们往西边和南边去了，听人说，你从巴镇骑马回来……看来……你也没有见过呼斯楞。”

风雪吹乱了巴德玛的头发，阿木古郎转身进屋，快速穿上厚袍子，手里拿着两顶帽子和两副手套，接着牵出了两匹黄骠马。他说：“我们先去你家看看，也许孩子已经回家了。”这时，额吉站在门口，不停地念叨：“可怜的孩子……”

两人到达山脚的毡房后，不见孩子的身影。阿木古郎在毡房后面的雪地上，看到了被雪覆盖的脚印。他说：“我们往北走。”此时，雪已经完全覆盖了西日嘎草原，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样子。两匹黄骠马，驮着他们向北出发。他们从两山之间的沟壑过去，等到了第三座山，有些难了。这是一座陡峭的山，山体大部分是垂直的岩壁，最高的地方数十米，最低的地方也有十几米，岩壁下面的深沟，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深不可测。巴德玛看着黑乎乎的岩壁，放声哭起来。阿木古郎说：“肯定不会有事，我们再往北走走……”

阿木古郎下马往前走，巴德玛跟在后面。他们顺着一条小路下到深沟，再沿着沟底绕着山走。他们边走边喊呼斯楞的名字，山沟里流动着寒冷的空气。他们走到山背面也没有找到呼斯楞。巴德玛情绪激动，不停地哭喊。阿木古郎说：“这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座山，这条沟，既然不在这里，呼斯楞就是安全的，我们再找找。”巴德玛问：“上哪里找呢？”阿木古郎举起手电筒，向周围观察了一会儿，说：“那边有一条路。”

这条路很陡，人只能爬上去，马没法上去。阿木古郎先把两匹马拴在大石头边，然后跟巴德玛坚定地说：“你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巴德玛没有犹豫，擦拭眼泪，打起了精神。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一前一后地爬了上去。眼前是一片平坦的原野，他们只能凭感觉慢慢向前走。冷风呼啸而过。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听到了呼斯楞的回应。呼斯楞抱着一只小山羊坐在雪窝里。巴德玛抱住呼斯楞，喊：“你真是急死我了！”呼斯楞哽咽着说：“我放学回家，发现一只小山羊跑出了羊圈，就跟着脚印一直追……”

阿木古郎先把呼斯楞冻得发麻的双脚放进自己的袍子里，用体温给他捂热双脚，接着背上他往回走。巴德玛不停地用手揉捏着儿子的双脚，而那只小山羊“咩咩”叫着跟在后面。他们原路返回深沟。呼斯楞的双脚逐渐恢复了正常。阿木古郎把呼斯楞抱上马背，让巴德玛骑上另一匹马，还时不时抱起陷进雪里的小山羊……

这是呼斯楞第一次骑上马背，戴上手套的小手，紧紧抓着鞍桥。他在阿木古郎的安抚和鼓励下，不再感到害怕。两匹黄骠马稳稳地驮着两个人。

苍茫草原

□郭海燕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中穿梭，扎兰屯、阿荣旗、牙克石、海拉尔等地名，令人不觉感受到辽阔草原曾经的风起云涌，顿生慷慨之气。

面对呼伦贝尔草原，举目苍天牧野，马奔鹰翔，如同置身于《史记》中“金戈铁马”“叱咤风云”“朔风疆场”的画卷里。

秋风长驱直入，一荡沃野千里。风起，铺天盖地锦缎似的绿海越过地平线，一浪一浪不断向天边铺展，带着大江大河的声音，由近及远，奔涌向前；风停，草木徐徐收回伸展的触角，马儿也静如处子，伫立远望，整个天地只剩下一片苍凉寂然。

滚滚流动、层层叠叠的云团，在风的牵引下犹如孩童的脸，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那深浅不一的阴影投在如大海一般的原野上，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切生灵似乎变成了巨大的调色板，幻化出各种图案，如梦如幻。一阵大风吹过，接草连天的云朵，层层堆叠、卷积、翻滚起来，宛如深山藏着大海，波涛追赶着波涛，起伏跌宕，涌向远方。骏马、羊群、飞龙、天兵天将……这些神秘的身影，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一会儿聚合，一会又突然消失。

清清爽爽的天空上，大雁的影子起起伏伏，一阵一阵地掠过，远处的影像清晰起来，排着“一”字“人”字飞过，这两个饱含沧桑的字，擦着蓝天，唱着悠长的歌，在轻纱似的白云间盘旋。大雁也如人类眷恋故乡一般，迎着秋风在草原的上空盘旋后，才掉头向远方飞去。一队队大雁飞越故乡的山冈、湖泊，以及一望无垠的草原，那一声声清脆的雁鸣，是留恋故乡的心曲。

秋意已浓，草原上的虫鸣疏疏密密，高高低低，嘈嘈切切，尤其在月光下，虫鸣仿佛从四面八方浮了上来，唧唧唧，吱吱吱，有的细密如丝，有的洪亮如金，秋虫齐鸣，是草原之上月光之下的一场盛典。虫儿的鸣叫韵调极致，宛转悠扬，平稳和缓，响亮透彻，如微凉的雨点溅在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是畅快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呼伦贝尔更像一座横贯古今、守护北疆的驿站，一头连着苍茫的远古，一头连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崭新理念，漠漠长野释放着青绿的氧气，滋养苍茫天地。

在淡蓝天空、缥缈流云、柔柔清风、莹莹湖水的组合之下，呼伦贝尔草原更有深埋于草原下的滚滚热情和浓浓爱意。这里退牧还草，保护生态，造福后人。轮牧、休牧、禁牧，让疲惫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

无论身在何处，我的内心总会涌起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打开心窗，望见碧绿的草原、枣红的骏马、洁白的毡房，听见摇荡的驼铃、马头琴的回声、沧桑的长调……

风且吟听

呼伦贝尔草原　韩冷　摄

院落光阴

□张荣

我家的老屋在村子中央，几间低矮的土房和一圈不太方正的土墙，后装的铁门略显斑驳，高出围墙一大截。

盛夏的黄昏，祖母在院落中央点燃半干的艾蒿熏蚊子，呛人的蓝烟在透明的夕阳里散发出淡淡香气。吃过红豆粥，夜的上空洒满了银钉般的星星。祖父摇着鹰翎扇说，老家的院子，石砌的台阶上放铜炉熏艾香，蚊子是断然不会有的。祖母白他一眼，“还敢说那些旧事。”

我家的老屋低矮简陋，却因祖母和母亲的勤劳，屋里还算洁净明亮。冬日的阳光照进木窗，铺了粉色塑料布的大炕便反射出一屋子粉艳艳的光。

房屋的东侧是粮仓，深秋时祖母偶尔会变戏法一般从这里取出西红柿或小西瓜。炎热的伏天，祖母带着我将凉席、薄褥子铺在粮仓顶上，夜里醒来，头顶上方黑丝绒一样的天空布满硕大明亮的星星，仿佛触手可及。上了小学，读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便想起那一晚，何须要高百尺的危楼，我家粮仓顶上就可以“摘星辰”。

房屋的西侧依次是春灶、四轮拖拉机的车库、凉房，以及密封多年、存放祖父母寿材的小土房。春灶，顾名思义，是春天才启用的灶火间，倚着凉房的侧墙垒一个不方不圆的土灶台，一口漆黑的大铁锅，矮墩墩的烟囱。反正只用一个春夏，潦草些没关系。祖母用一根军用背带将妹妹捆到背上，在春灶前烧水做饭，妹妹胖乎乎的腿随着祖母的动作，一蹬一蹬，很是淘气。

存放寿材的小土房是我登高玩耍的台阶，单调枯燥的时光，上房顶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娱乐项目。暑假里的那些黄昏，登高望远，金色的麦浪被夕阳晕染上一层铜红，向日葵盛开成一道灿烂的围墙，青灰的远山逶迤，如缎带飘飘忽忽包围着村庄，远远近近的黄土房，如温顺的老牛毫无规则地静卧在崎岖的曲线上。

初夏的清晨，红冠子的大公鸡扑棱棱飞上窗台，啄得玻璃窗“嘟嘟”地响，祖母的府谷方言充溢了溺爱：“看看看，阳婆晒到房顶了，公鸡都看不惯了，还不起……”我睡眼惺忪地抓一件衣服穿好下地，鲜红的朝阳正越过王爷爷家的矮墙，如一枚嫩果散发着温热。

墙外小菜园里的虫子还没有醒，趴在葫芦花心一动不动，野生的喇叭花开了，在青灰的墙影里蜿蜒成一道花边。低矮的黄土坯房，门窗上的春联早已在春雨里褪成了淡粉色，只剩下突兀的墨黑字迹，葵花杆扎成的篱笆经过隔年的雨也成了黑色，但鲜绿的麦苗和向日葵苗正朝着湛蓝的晴空蓬勃着。

我坐在矮墙的阴影里等着小伙伴来找我，母亲种在破铁皮桶里的地雷花开了几朵。院子里钻了压水井之后，我家担水用的铁皮桶闲置了，母亲往桶里填上细土，撒了沤好的熟羊粪，种了地雷花。一直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地雷花”，直到看见它的种子。地雷花的种子是小小的黑粒儿，仔细看外形如地雷。地雷花只在早晚开，强光下便收了花瓣，缩成一桶绿叶。睡懒觉的早晨，便只能透过这一桶绿叶去看村边的老柳树。

老柳树长在二奶奶家的大门外，落了叶的冬天，枝丫间会露出一个孤零零的喜鹊窝。在夏天，老柳树却是村里人的清凉宝地。

夕阳从树梢跌落，老柳树下多了几位拿着小木凳、捧着饭碗的老人，扁豆粥喝得哧溜哧溜地响，暮色便在这哧溜声里，从老柳树的树枝上，从菜园子西葫芦缠缠绕绕的藤蔓上，从艾蒿青蓝的烟霭上，从老人们的木凳腿上，一层层漫上来，将他们的白竹布衫子染成青蓝。喝粥的声音落下，远山已被夜色吞没，传承不息的故事便上演……

有月亮的夜，老柳树下的人会更多，村庄的月光，明晃晃、白亮亮，夜风拂过柳叶，连空气也有了甜香。

雨季在8月来临，其时，麦已收，向日葵在结籽，庄稼已不需要雨，雨却绵绵密密隔三岔五地下，雨水混着房顶上的黄土流成一幅淡黄色的帘幕，帘幕对面是模糊不清的远山。

雨后的黄昏，屋檐下藏了蜘蛛与飞蛾，一个等着捕食，一个等着扑火。我趴在窗台上，听蛙声，看蜘蛛，听着，看着就长大了……

炊烟乡土

金色岁月　许双福　摄

海拉苏稻田记事（组诗）

□刘晓娟

如初见

剥下一粒稻子
又剥下一粒稻子

一粒丢进嘴里
一粒，交还稻田

哪怕身处深秋。哪怕
省略了育秧这个过程

依然有百顷青稻
凌空长出来

参观者说起海拉苏
说起西拉木伦河

说起凭借水利枢纽，地名如何
演变成，地理标志

驾云或者驭风。你看见余生的你
赴约一般，年年来

年年如初见。你剥下一粒稻子
又剥下一粒稻子

一粒丢进嘴里
一粒，交还稻田

剥稻

直至从手中这粒稻米里
剥出大水汤汤

而大水乳名潢水
而大水认祖归宗后，更名渤海

继续剥，会剥出一些人
他们动用古老的驯马术驯河

“两条缰绳一个笼头，要先套在自己身上
然后，才可以加之于西拉木伦河”

这命令，是大禹和愚公
从前世发出的
执行者，叫翁牛特儿女

吉日嘎拉音郭勒

在一本志书中读到这个词时
已经写出了下面一些句子

——引水干渠有两条
单表右岸一枝

从渠首开始，“5＋400”“54＋600”“84+800”……
几十处分水闸门，几十组这样的数字

烂熟于心的人，像稻子一样
扎根稻田

稻子一样分蘖。稻子一样扬花
稻子埋头喝水。他们埋头蓄水

而三十万亩稻田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
而一粒一粒稻子漾开，就是恒河沙数

——现在，是时候结尾了
稻田人家有稻田人家的生活

无须任何润饰，说出幸福河
这个名字就够了

或者，说出吉日嘎拉音郭勒

从稻田到麦田

天空是练飞场。排“一”字，排“人”字
小雁跟随大雁，大雁跟随季候

它们飞它们的
你执着于两束稻草

如何只需手腕翻一个花儿，就对接成
一条草捆索

一次，两次，三次……曾经有多娴熟
现在，就有多生疏

你有些难过。恍惚中
你也飞了起来

向着少年时代。向着那个七月
和那片麦田

什么都没变——
天空碧蓝。麦子金黄。镰刀闪烁银光

妈妈穿藕底碎花衣，一头浓密黑发
她手腕翻花儿
她教你，手腕翻花儿

诗空星